霍彦珊 小说作品

三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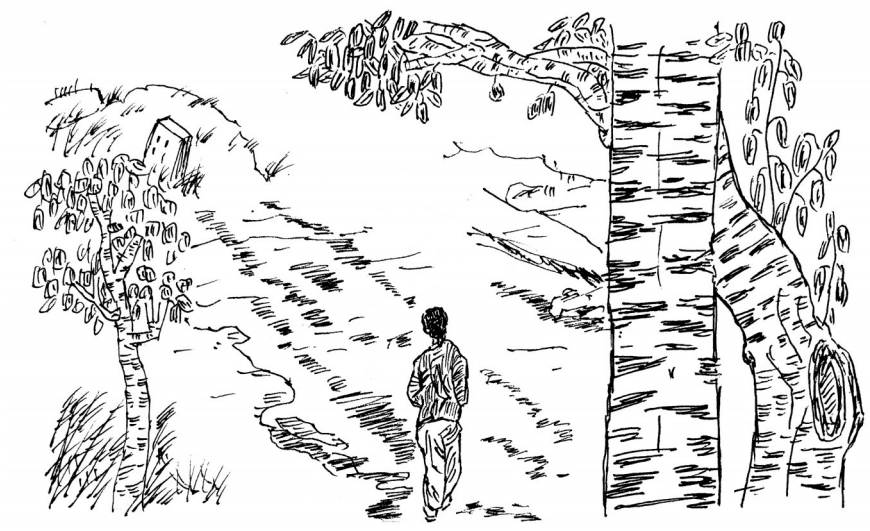

插图 ： 夏立新

过了夏至，天地开阔起来，尤其是午时，滋生出暑季难耐的热意。杨树叶子日渐浓绿，蚊蝇时不时攀附着人体的沟壑，伺机窥探出“腐朽”的间隙，企图寻求一个永久安生之所。

在阵阵超度声中，男人掐灭手里的烟卷，将一叠纸钱扔进面前的火盆。炭火中立刻升腾起猛烈、呛人的烟，混合着香烛的味道，在灵堂中缥缈地缠绕。火光映照中，男人额前的汗开始向下滚落，在脸上印下密匝匝的爬痕。

这样的时节里，三姑的尸身无法长久地停留，不得不送去火化，然后埋葬。即便可以停放，也不会有太多前来吊唁的后辈。三姑没有子女。我的二姑夫是当地极有威望的人，将三姑的丧礼办得很隆重。烧七、诵经，仿佛世间的人做了这些程序，死者就一定得以超度。三姑的命不好，但幸好有这样的姐和姐夫，人们说。

我的三姑是在五月里死去的。种植水稻的田地刚开始灌溉，孕育起细小的秧苗，鲜花正热烈地盛放。在这之前，我总以为三姑会在一个布满霜雪的日子离开，因为我最后几次见她，都是在下着大雪的冬日。她蜷缩在炕头的角落里，浑浊的眼睛投射出骇人的青白。她佝偻着，瘦弱得不成样子，却紧抓着身下灰黄的被褥，如同一个抵抗不安的魂灵，有着什么未尽的坚持。

河坝上老白杨的叶子逐层地脱落，直到最上面的几片黄叶也簌簌地飘下来。恍惚间，人们头顶的天变成了空洞的平面。东北的凛冬悄然而至，农闲的村民无事可忙，便张罗着过年。伴随着凌晨的鸡鸣声响起，土地上厚密的白霜铺展，几个要好的亲戚同邻居便凑起来，喝酒、打牌、畅饮、闲谈。三姑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下，赫然地闯进并停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两年前的晚上，天空下着小雪，北风下炊烟张扬铺陈，似色厉内荏的女人。家宴上喝了酒的三姑抽烟、咳嗽着，看起来异常的欢快。

“我有过很多很多……”三姑的话是碎的和密的，随着话音越来越短促，有些字含混不清。

“念想！”她突然大喊，掷地有声，紧接着是低诉，“我当初要是……”三姑手中的酒杯随着她身子晃动。酒洒在桌子上，汇聚成一小摊淡黄色。她胳膊肘处的红色秋衣被酒水浸湿，成为一处登不上大雅之堂的红。

十二月下旬的东北之夜，寒冷而静谧。玻璃窗反射着屋里明黄色的灯光，晶莹透亮。伴随着时不时响起的鞭炮声，让人生出想要永久逃遁的心思。屋内人声喧嚷着，谈论着自己的丈夫和子女。三姑的情绪很快便无人接应。她举起的酒杯无从落下，眉眼里显出飘忽的神色。

“别喝多了，一会儿又撒泼。”二姑开口说话，语音轻飘飘的，一边自顾自地夹菜，好像是在说着一件极不耐烦的事儿。

我的二姑是一个高大丰腴的妇人，她的娘家与婆家是世交，丈夫和儿女事业上都很成功，所以她举手投足间便自然带有指点的意味。三姑神情失落，眼睛低垂，听到二姑的话，眼皮瞠着，又瞬间低垂，似有不擅争辩的惶惑。

三姑的娘家和二姑的娘家是一家，我早就该知道。可是每当我真切地面对这种关系时，还是会有恍惚和错乱。人们安静地注视着互不言语的姐妹。三姑和二姑的关系并不好，村里人都知道。很快，僵持了一瞬的沉默被三姑尖厉的笑声刺破，她突然向二姑夫笑道：“姐夫你记不记得，那时候我们是同桌呢。你是我哥呀！”

三姑不常笑，偶尔笑起来，带着天真的孩子气，因为笑声和面部的褶皱并不协调，所以便有点儿滑稽。

二姑的脸上显出淡淡的冷色。二姑夫沉默着，带着官场常见的歉意的微笑。三姑刚刚焕发的神采便就此萎靡了，她直直地望向别处，笑在脸上舒展得有些迟钝，显出难看的面色。

北风裹挟着雪和稻草的碎屑，从天空降落到地上却并不融化。白色的冰晶与煤渣、灰尘混合，在地上形成细密的一层，像是橘子皮长出的青白色霉菌。三姑冲到外面去呕吐。满地的秽物，散发着泔水的酸腐味。夜风夹杂着她的哭声和笑声，有些莫名的阴森。这时已然是东北的初冬，人很容易生出一种因冷而感到的痛觉。

三姑其实不是我嫡亲的三姑，而是我的表姑。我对于三姑的了解原本是很有限的，大概知道她姓写，叫写云华。不过，东北的乡村至今不喜欢用完整的姓名来称呼女人，人们沿袭着父系氏族的古老传统，喊着前院的老嫂子，某个家族的二婶或婆子。所以三姑的名字被淡忘，延续了乡野里的叫法：写三儿。这里的“三”要带儿化音，透着打发和随意的味道。

再次见到三姑的时候，是另一年的春节了。正月里的灯笼在风里颤巍巍地晃动，投射出一抹狰狞的红影。三姑正站在门廊下，缩着头，仿佛生来就很矮小的样子。太阳在她身上铺展着强烈的金色，将她原本细长、白净的下颌染成枯黄。不过她的眼眶周围却很白，白得有些过，乍一看像是青灰眉笔留下的影，又有点儿像表现主义画作中夕阳里的骷髅。

三姑握起我的手，手指骨节处的茧摩擦着我的手背，她说：“有人给我算过，说我命里该有一个闺女……”

三姑说话时，眼睑细密的斑会随着五官的牵动挪移变化，可以想象她年轻时的光彩。

在过去的岁月里，人们常常是信命的。姑娘家把自己的幸与不幸寄托于婚姻；走进婚姻的人则把希望托付于来生。某个游方的术士说，看三姑面相，必然嫁得良人，儿女双全。可据我所知所见，三姑的婚姻却很不幸。她没有子女，丈夫待她不好，如今孑然一身，满身病痛，又很贫穷。当然，贫穷是主要的不幸。

三姑的幼年应该过得很美满。父亲是小镇的领导，她很伶俐，又生得美貌。在所有的年代里，女子但凡将美丽与聪慧占据了一个，命运总不会太差。然而，时间久了，这样的女人便不免会生出骄矜和执拗，认定自己理应偏得些什么，这将使她走向命运的另一面，惨遭幸运的反噬。我心底生出仓促的嗟叹，我美艳的三姑竟也因此萎落为这样一个不幸的妇人。

留存在道路中间的雪，被车辙陷害，失去了原本的洁白颜色，与行人鞋底带来的灰尘掺杂，变成脏乱的泥。三姑的话不多，但是很柔软，总是絮絮叨叨的。她衰老又久病的身体在劣质香水的遮掩下，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，具有无可躲避的真实性。

“别笑话三姑……”她突然抱住我。房檐下的冰凌开始融化，稍不小心就会滴进颈窝，触及肌肤的一霎，让人生出冰冷的惊吓。我的三姑与二姑夫差一点儿结婚，这是三姑亲口跟我说的。

“为什么没有结婚呢？”我问。

“吵架了。”她笑。

我既有哄骗的意味，也存着窥探的心思追问，“那为什么吵架呢？”

她还是笑，笑得很坦率和真诚，“因为一件事嘛。”

“是什么事啊？”我是一个不道德的晚辈，在我极力的问询中，三姑沉默了，沉默着收敛了笑，做出努力回忆的样子。

“因为……他说我不好，他说娶我不过是想要一个可以倚仗的岳丈家。我说那你娶我二姐不是一样？他就娶了我二姐了。”

窗外没有风，雪后傍晚的太阳，变成腌透了的鸭蛋黄的颜色，有些流动的水灵和透亮，并迅速地隐没于西边的林野。三姑呆呆地望着我，安静中显出无比真诚可爱的样子。我不敢相信，却并不完全怀疑。五六点钟的村路不断升腾着燃烧的草木的炊烟。白色的烟雾向四周流动，柴火味儿流窜在屋舍周围，伴随着屋顶的积雪，生出一股叫人迷离的冷寂。

“他就娶了我二姐了……”三姑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，嘿嘿地笑着。笑着笑着，三姑的眼里闪烁起明亮的水光。

三姑仰起脖颈，歪头，睨视着天际，恰似孩童遇到磕碰后生出的委屈和执拗。

“天冷了，家雀儿都冻死了！咳咳咳……我这辈子手脚总是冰凉，但我不怕冷，要是死在冬天，嘿嘿，好一片白茫茫大地，真干净！”

我惊异于三姑竟说出如此经典的“红楼谶语”。积年的痛苦已经将她打磨成一个粗鄙的农家妇人。在三姑平静的讲述中，有一股痛在酝酿，似胀痛和闷热的发酵。沉默使人透不过气来。或许没有人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只是在二姑父的改娶和掩饰中，三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己的命运。我急于逃离她的故事，便仓促地回应：“三姑进屋吧，天晚了。”

成年后的世界和以前总不大一样，记忆里亲友的面容不经意间便会模糊，像是卷曲的杨树叶子，灰暗破碎得太过，因而不贴合记忆。后来我听村里人说，那时的三姑已经痴傻了。她和往常一样喜欢喝酒，终于在一个寻常的冬夜因中风跌倒，损伤了脑子。她精神时常错乱，说话颠三倒四。大家都说“写三儿快了”。

快了，是快死去的意思。我的三姑，她并不惧怕死亡，或许也不尽明白死亡，她只是重复着：“我不恨他，我让给她嘛。”

我相信，我的三姑曾有过爱人，我的二姑是不够道德的，而我的姑父无论娶谁，都会有很好的岳丈提携，做一个“驯顺”的婿与一方得体的官。尽管，三姑所叙说的话都被当做了小脑萎缩后的胡言。

今年的聚餐没有三姑。亲戚将奶奶家的圆桌围得和往常一样紧凑，人们饮酒、说笑，同旧日一样热闹。穿戴贵重的二姑一如我记忆里的寡言，二姑夫的脸上永远带有他含蓄的微笑。人们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。三姑本没有后代，这一病，也消耗了许多她原本的至亲。终于她故去了，除了一场盛大的法事，甚至不足以成为人们的谈资。村口处，时不时响起的鞭炮声震动着人们的耳膜。二姑父修了村里的路，建了跳舞的广场，对老无所依的村民都极尽照顾。他为人宽厚，处事大度，似乎永不狭隘，也从无私心。

雪又开始下了，轻飘飘地落在车辙和脚印上，铺陈出洁白的新路。送走了客人的堂屋瞬间变得阔大，阔大中有种凄然的混乱。桌上的酒杯残留着小小的红晕，像一枚炽烈的吻痕。我把水杯放进水槽，热水很快就把那一小块儿亮色冲掉。杯子光洁如新，丝毫没有从前的印记。

“二姑和二姑夫当年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啊？”

“你姑和你姑父两家的老一辈就有来往，一个有儿，一个有女，十有八九两家会结成亲家。”

“二姑没有三姑漂亮，怎么二姑夫就娶了二姑呀？”

“你二姑是云盘脸，旺夫命。”

“这不准啊，不是说我三姑也是儿女双全的面相吗？”

“七岁那年你二姑招了邪，总医不好，写三儿说把命借给她姐。小孩说话灵光，这一借就把运气借走了，所以你三姑的命就这样苦。”

奶奶很迷信，面对姻缘的玄妙和际遇的无常，喜欢以命运作为托词。或许现实本就是大家口口相传所臆想的顺理成章的悲欢。我隐隐地生出一种悲哀，终究在所有热闹和欢庆的日子里，我的三姑已经永久地失去了吐露的资格。

鸡和狗以打鸣和吠声驱遣着自己的无聊，以此填补着漫长岁月里无尽的空白。村口处的白杨树亲密地排成排，彼此并行却永不相交。男人们依旧高谈阔论国家大事，女人们在讲评着看不惯的人情往来。

“闪闪回来了呀！”尖细的女人声，拖着长长的尾音，黏腻腻，寒噤噤地从身后传来。一个穿着黑色棉衣的女人，花白的发丝被包裹在绿格子方巾里，在风中一抖一抖地颤动。

“嗯，回来了。”我不熟悉她的面容，只好简单地回应。她有些讪讪的，或许是失落，大概因为我对她没有用特别亲密的称呼。

“我是你三姑啊！”她看着我，热切地补了一句。

“三姑啊！”我做出恍然的样子。

东北雪后的天地，有一种无法走出的寒凉。她蹒跚着挪动，走开，终于变成了一个小而黑的圆点，像是手写文字时因笔迹潦草而留下的没有空心的句号。我猛然惊醒，是一个午睡的梦魇。

而我的三姑的确是故去了。我走出门，想让正午的太阳冲散刚刚惊起的冷汗。老家的院子，是新修葺的。大块的砖面与水泥拼接而成，整洁、阔亮。不过，相比于小时候的红砖泥地，有一种惨淡的白，在盛夏的树荫里，正带出凛冽的光感来。

（原刊于《辽河》2024年第7期）

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执行案件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（第527期）

自然人

1.郭云少，男，住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化工厂里150号，身份证号码：3506001969****2017，执行案号：（2020）辽0802执1494号

2.房干，男，住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银杏街群星国际新城D6号2-25-2，身份证号码：3412031986****2854，执行案号：（2020）辽0802执475号

3.陆忠阳，男，住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中心街150号1，身份证号码：2108111994****0014，执行案号：（2020）辽0802执1009号

4.温德成，男，住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春光东里3号2-2-23，身份证号码：2108021976****2019，执行案号：（2020）辽0802执1429号

5.李会亮，男，住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和心园5号2-1-15，身份证号码：2108021978****1038，执行案号：（2018）辽0802执428号

6.李华成，男，住辽宁省大石桥市钢都和平村11号9-26-9，身份证号码：2108821974****0671，执行案号：（2020）辽0802执1556号

7.陈主亮，男，住宁远镇双楼台村419号，身份证号码：2103111989****2712，执行案号：（2020）辽0802执1469号

8.李广韬，男，住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风光西里4号1-1-1，身份证号码：2108031984****3514，执行案号：（2019）辽0802执178号

9.马太平，男，住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龙祥街道黄河路23号天河公寓805房，身份证号码：5130281968****0018，执行案号：（2020）辽0802执1717号

10.刘超，女，住辽宁省瓦房店市赵屯乡胜利村小刘屯14号，身份证号码：2102811985****8820，执行案号：（2020）辽0802执1440号

11.李晶，女，住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芙蓉园A7号3-2-21，身份证号码：2108031978****2020，执行案号：（2018）辽0802执428号

12.刘里泽，男，住二井镇建富村1组40户，身份证号码：2311811989****1619，执行案号：（2020）辽0802执1580号

13.刘成，男，住宝泉镇振兴街三委1组97号，身份证号码：2302301971****0414，执行案号：（2020）辽0802执1457号

14.张维宏，男，住辽宁省盖州市高屯镇现峪村4号38，身份证号码：2108241966****1437，执行案号：（2020）辽0802执1574号

15.刘明，男，住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体育馆南里10甲号1-3-5，身份证号码：2108021977****1032，执行案号：（2020）辽0802执1138号

16.李森，男，住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边城镇东台村3号53，身份证号码：2108111979****1011，执行案号：（2020）辽0802执1510号

17.刘志，男，住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中心街36甲号1-7-20，身份证号码：2108021984****0017，执行案号：（2020）辽0802执1541号

18.舒敬忠，男，住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二道河村3号216，身份证号码：2108041979****1015，执行案号：（2020）辽0802执1478号

19.王焦，男，住恭六乡乾三后村下甸子屯56号，身份证号码：232324198****4515，执行案号：（2020）辽0802执1482号

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诚信建设